



陕南回响：让世界听见安康

记者 陈楚璐 吴苏



编者按:11月23日,以“致敬与焕新——让世界听见陕南”为主题的《家园·陕南回响》专辑杜比全景声视听会暨项目发布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千年古调穿越秦巴山水,在三维声场中悠然回响,这场盛会不仅见证了《家园·陕南回响》专辑的华彩亮相,更成为一场非遗活化与现代传

在世界舞台奏响陕南乐章

——专访著名音乐人、作曲家李杰

记者:李杰老师,您发起的“家园计划”一直致力于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创新。是什么契机让您将目光聚焦于陕南民歌?

李杰:其实我与民族音乐的缘分,早在30多年前就已结下。20世纪90年代初,我就深入侗族地区采风,随后创作了《红旗飘飘》《家园》等作品,那段经历让我深刻意识到,民族音乐是我们文化的根脉。而真正将我的视线引向陕南,是多重缘分的交汇。一方面,“家园计划”的运营总监赵紫晴与我理念高度契合,我们都希望系统性地挖掘、再造那些被时间尘封的民间声音。另一方面,我个人与陕西也有一份特殊的情感联结,我的父母和哥哥曾在西安生活,虽然他们都已故去,但这份血脉里的牵挂,让我对这片土地怀有天然的亲近。今年上半年,我有幸结识了安康市人大常委会的王彪主任,他对音乐的深刻理解与对陕南文化传承的使命感深深打动了。最让我感动的是,安康市对陕南民歌进行了地方立法保护,立法,意味着对民族文化真正的尊重与敬畏,这让我感到,作为一名音乐人,能参与到这样一项有根基、有保障的文化工程中是多么幸福。于是从七月至今,我和团队全身心投入,希望用我们的方式,让《陕南回响》传向世界。

记者:相较于您之前接触的其他民族音乐,陕南民歌最独特的“灵魂”或“基因”是什么,让您决心为其打造《家园·陕南回响》这样一张具有标杆意义的专辑?

李杰:陕南民歌的独特,在于它的“多元交融”与“活态传承”。它并非单一的音调,而是汉江流域不同文化交汇的产物。你听紫阳的、白河的、平利的民歌,风格各有韵味,它们受汉江文化影响,又保留了楚音川调的痕迹,是真正的“活的历史”。当地人唱歌没有乐谱,全凭口传心授,那种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旋律,未经雕琢却直击心灵。这份丰富性与原生性,是它最珍贵的基因。我们做《家园·陕南回响》,就是要将这深藏于山野的“泥土文化”进行艺术升华,让它不仅被听见,更能被世界听懂、爱上。我相信,当这种独特的音乐形成文化影响力,对安康乃至陕西,都将是一次无声却有力的文化撬动。

记者:本次项目的主题“陕南回响”非常巧妙。您曾提到,“回响”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创造性的回应。能否结合专辑中某一首具体曲目的改编过程,为我们剖析您是如何在坚守原曲精髓与融入现代音乐语汇之间找到那个微妙的平衡点的?

记者:赵总,作为“陕南回响”项目的策划人,您是如何看待陕南民歌及其背后文化价值的市场潜力与艺术潜力的?当初是哪些因素促成了“家园计划”与安康市政府的这次深度合作,共同孵化“陕南回响”这一IP?您对它的顶层设计和长远品牌愿景是什么?

赵紫晴:陕南民歌是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一颗温润而璀璨的明珠。它是一部秦岭南汉水间千年文脉的声音档案,一首楚蜀风情与秦巴风骨交融而成的“活态史诗”。其艺术潜力在于那未经雕琢的质朴情感与独特音韵,足以在当代音乐话语体系中构建出不可替代的审美维度;而市场潜力,则在于它契合了文旅融合与文化数字化的大势,是一个极具纵深开发价值的文化IP。在当下同质化、模仿成风的音乐市场中,“陕南回响”这部专辑如一泓清泉,带来的是根源的清新与心灵的触动。

此次与安康的合作,可谓天时、地利、人和的完美汇聚。“天时”在于国家层面对非遗保护与乡村振兴的战略倾斜;“地利”在于安康拥有丰厚的民歌资源,并且以立法形式为民歌保护筑起屏障,这在全国都是开创性的,体现了地方政府在保护民族非遗文化方面的非凡魄力;“人和”则在于我们与李杰老师,以及安康方面在“让传统音乐现代化”这一愿望上的高度契合。我们共同孕育的“陕南回响”,不只是一张专辑,更是一个以安康为核心,辐射汉中、商洛,旨在覆盖整个陕南地区的文化品牌。我们的愿景,是以文化为魂、产业为体、科技为翼,让陕南民歌真正“活起来”“火起来”,将其打造为非遗活化与文旅融合的标杆项目,使之成为驱动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文化引擎。

记者:选择在北京这一全国文化中心举行首发视听会,是出于怎样的战略考量?您认为

李杰:以《好久没到这方来》为例。这首五句子歌的结构非常独特,前四句铺陈,第五句点睛,是民间智慧的结晶。我们的改编,首先是“敬畏式”的倾听。我们会反复聆听传承人的原声,捕捉换气间的微妙停顿、方言衬词里蕴含的情绪。这些“不规整”之处,恰恰是民歌的灵魂。在编曲时,我们不会用规整的节奏去“驯服”它,而是用现代节奏去辅助、烘托它原有的律动。在乐器选择上,我们既使用了空灵的氛围音效营造时空感,也谨慎融入了一些世界音乐的色彩,比如马林巴琴的清脆乃至电子音色的点缀,但所有这些都遵循“留白”的原则,绝不堆积,目的是让古老的旋律在一个更开阔的音响空间中自然呼吸,从而与当代听众,尤其是年轻人的听觉习惯建立连接。我们希望激起的“新涟漪”,是一种跨越时空的共鸣,让年轻人发现,原来我们祖先的歌谣,可以如此时尚,又如此动人。

记者:此次专辑创新性地采用了杜比全景声技术。在您看来,这种顶尖的音频技术为陕南民歌的呈现带来了哪些革命性的改变?

李杰:杜比全景声技术,对我们来说不是炫技,而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它带来的是一场听觉体验的革命。传统立体声是平面的,而全景声构建了一个三维的声场。《挑水调》响起时,听众能清晰地感知到歌声从山间传来,鸟鸣在头顶环绕,溪水在脚边流淌,听众不再是单纯地听一首歌,而是仿佛“置身”于陕南的青山绿水之间。这种沉浸感能最直接地将歌曲中蕴含的质朴情感“翻译”给听众。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邀请了国内顶级的乐手参与录制,并由优秀的年轻混音师操刀,确保每一个声音细节都精准地存在于它该在的位置,共同将陕南民歌推向一个全新的艺术高度。

记者:本次“陕南回响”项目恰逢《陕南民歌保护传承发展条例》正式实施。您认为,音乐人和艺术创作在将“立法保护”的文本精神转化为“生动的艺术实践”这一过程中,可以扮演怎样的角色?

李杰:立法是坚实的骨架,而艺术创作是为其注入血肉和灵魂。音乐人的角色,就是做一个“创造性的翻译者”。法律确保了民歌不被歪曲、滥用,我们则要善用美好的、具有当代吸引力的作品,证明这些古老歌谣虽但没有过时,反而拥有穿越时代的力量。我们的实践,比如编曲中坚守“最小干预”原则,就是对立法保护精神最生动

播完美融合的文化实践。

在这场流动的声乐盛宴中,著名音乐人、作曲家李杰以匠心重塑泥土的旋律,让陕南古调在世界激起涟漪;中国著名流行声乐教育家兰天洋用国际视野解读传统焕新的密码,搭建起跨越文化的音乐桥梁;“陕

的诠释。

记者:在陕南的深入采风过程中,与当地民歌传承人的交流,有哪些具体的、触动您的瞬间或故事?

李杰:每一次与传承人的交流,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在紫阳,潘光顺大姐在山水间的即兴接唱,让我们看到民歌就是她生活的一部分。陈道本录音时的韵味,把《掐蒜苔》中的幽默风趣演绎得淋漓尽致,让我们看到民间艺术家的纯粹魅力。为了做好这张专辑,我和团队保持着一种近乎虔诚的工作状态。我们每天很早就起床,反复聆听采风录音,九点就投入编曲,这在国内音乐圈里是少有的。支撑我们的,是这份对非遗音乐深沉的爱,是一颗希望用善良和专业的音乐语言去表达、去传承的真心。正是这份热爱,让我们甘之如饴。

这次采风中,还有一个故事让我深受感触,我们最初寻访到一位能唱《闷闷沉沉眼不睁》的老歌师,但当我们准备请他录音时,老人已因白肺病重无法演唱。这警示我们,对特殊非遗文化的抢救性保护刻不容缓。我们的工作,就是在与时间赛跑,将这些行在大地上、有血有肉的声音留存下来,并用现代手法让其焕发新生。这或许可以提供一个范式,即以敬畏之心挖掘,以创新手法表达,让非遗在当代真正地“活”起来。

记者:对于当下有志于从事民间音乐挖掘、保护与创新的年轻音乐人,基于您数十年的探索经验,您最重要的建议是什么?

李杰:首先,我期望“陕南回响”能成为一个火种。希望在安康,乃至整个陕南地区,能建立起更多的民歌传习馆,让年轻一代不仅学会原始的唱法,更能理解其背后的文化内涵与方言之美。对于年轻的音乐人,我的建议是:第一,要沉下去。真正走进田野,带着谦卑的心去聆听,去感受土地的温和和歌者的人生,而不是浮光掠影地采样。第二,要建立文化自信。不要觉得民族的东西是“土”的,它的独特音律和哲学,恰恰是世界音乐舞台上最珍贵的身份标识。第三,技术是为表达服务的。在编曲时,要学会“留白”,不要用复杂的音效淹没旋律本身的美感。民族音乐的创新,不是给它穿上一件时髦的外衣,而是帮助它用更当代的语言,讲述自己永恒的故事。这条路很长,但当你真正热爱它,你会发现,这是一个音乐人一生的幸福与荣耀。

铸就中国民族音乐的“声”命力

——专访“陕南回响”项目策划人赵紫晴

软的部分。在全球发行的平台上,陕南音乐与世界各地音乐相遇,这本身就是一场文明的对话。它让世界听到,在东方的秦巴山区,有这样一群人,用这样的旋律和节奏表达着他们的生活与情感,从而增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和尊重。

记者:这个项目融合了政府力量、顶尖音乐人、非遗传承人、高科技音频技术等多方资源。在统筹协调如此复杂的跨界项目时,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您又是如何化解,并最终让这些元素和谐共鸣、形成合力的?

赵紫晴: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在多元背景的合作方之间,找到那个关乎价值认同与创作平衡的“最大公约数”。这涉及非遗的“真实性”与现代制作的“创新性”之间的拿捏,也涉及民间歌者从口传心授的山野环境进入专业录音棚时的不适应。每一环,都考验着项目的协调智慧。我们的化解之道,是建立起超越具体利益的“共同使命”。因为这是一次肩负着文化振兴使命的实践,我们必须以“尊重本源,守正创新”为原则,让技术手段服务于艺术的本真表达,在编曲上做“减法”,突出民歌本身的纯粹状态。同时,我们在策划与监制层面严格把关,确保非遗传承的基因不变,并借助杜比全景声等先进技术,为音乐的国际传播品质保驾护航。正是这种源于文化自觉的向心力,最终让各方力量和谐共鸣,形成了强大的合力。

记者:“陕南回响”被定位为一个综合性文化品牌,而不仅仅是一张专辑。除了音乐本身,未来围绕这一IP,还有哪些衍生开发或跨界合作的计划来持续扩大其影响力?

赵紫晴:未来我们将围绕文化数字化、文旅融合、时尚产业、教育普及和数字产业等多个维度进行纵深开拓。在文旅方面,我们将开发基

记者:兰天洋老师,您作为著名流行声乐教育家、深耕中国民族与流行音乐的音樂人,如何理解《家园·陕南回响》“致敬与焕新”的核心主题呢,在您看来它“致敬传统”的方式是什么?“焕新”又是如何把握传统韵味与时代审美之间的平衡的?

兰天洋:李杰“家园计划”团队与安康市携手推出的《家园·陕南回响》这张专辑,完全契合我对这一主题的想象。我常年在世界各地讲学,深感民族音乐底蕴深厚,但要想广泛传播,往往需要一次艺术的再创造,借助现代表达和新颖元素,才能让世界听得见、听得懂、进而喜欢上。李杰老师制作的这张专辑,恰恰做到了这一点,成功将安康音乐推向了国际。他的编曲和表达具有世界性,不仅中国人能领会,全球热爱民族音乐的人也能产生共鸣。专辑既保留了古调的原汁原味与精神内核,又通过精良的制作与前沿的声音技术,让音乐跨越地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音乐”。

记者:此次专辑创新性融入杜比全景声技术,从音乐制作的专业角度,您认为这项技术是如何帮助听众沉浸式地感受陕南,尤其是安康青山绿水间的地域文化特质的?

兰天洋:普通立体声像一条“线”,听感扁平;而杜比全景声则营造出一种“包围感”,声音有了方位与画面。闭上眼睛聆听时,仿佛置身其中,能感知整个环境。当我聆听这张专辑时,眼前浮现的是山岚缭绕、小桥流水的景象,仿佛回到了童年乡间,有人牵着牛悠然哼唱,那样悠然自得。这种身临其境的体验,更是先进视听技术所带来的魅力。它不仅还原了声音,更打开了听众的想象空间。

记者:安康作为陕南民歌的重要发源地,其民歌有着独特的艺术魅力和群众基础。在泛娱乐化的大环境下,如何让这种独特基因被更多年轻听众感知和认同,避免民族音乐转化中的“同质化”问题?

兰天洋:这一点李杰老师处理得非常到位。关键在于找到一种共通的语言,让不同地域、不同年龄的听众都能理解并喜爱,从而增强音乐的传播力。今天现场,四位来自陕南的民歌传承人演唱得非常精彩,我们可以邀请更多专业民族歌手或音乐学院出身的歌者,来聆听这些民间老艺人的演唱,汲取里面粗粝的东西,再去守正创新。

说实话,在今天的试听会之前,我对陕南音乐并没有概念。但聆听之后,我深受震撼。以往提到陕西音乐,大家往往想到陕北,在革命年代,陕北音乐随着红军脚步早已传播开来。而这一次,陕南音乐的“亮相”让我感受到中国民族音乐中另一种气质:悠然自得、自得其乐。在运用现代包装手段时,一定要珍视并保留这份独特气质,这样才能既避免“同质化”,又实现更广泛的传播。

记者:此次“陕南回响”项目选择在全国文化中心北京首发,旨在推动安康声音、陕南风走向全国。结合您在文化传播领域的经验,您认为我们“走出去”的关键是什么?除了技术赋能和政策支持,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发力?

兰天洋:这次陕南的汉中、安康、商洛3市《陕南民歌保护传承发展条例》同步出台与实施,做得非常好,这为整个地区的民族音乐传承提供了硬支撑。这是值得其他地区学习借鉴的。

中国有56个民族,有些民族里面还有文化分支,中国的民族音乐博大精深。所以我到美国的南加州

大学讲学,到伯克利音乐学院、哥伦比亚大学讲学,讲的是“中国民族唱法与现代流行演唱技术的结合”。我并非为了展示个人造诣,而是将中国各民族的声音体系与现代演唱技术结合的可能性,呈现给世界一流的学者与学生。我经常讲,我们戏曲中的“黑头”,不就是摇滚唱法吗?“老旦”的唱腔,不就是惠特尼·休斯顿、黄绮珊那样的“大嗓”;而梅兰芳的声腔艺术和周深的空灵婉转不也是异曲同工?我们民族音乐的血脉已传承数千年,如今天要让它传播得更广,就必须找到共性的表达方式。因此,在编曲和制作上,不仅要考虑本土听众,更要从更广泛的受众角度出发,用世界的音乐语言来讲述中国故事。

记者:就个人而言,专辑中的哪一首单曲让您印象更深刻,打动您的点在哪里?

兰天洋:我印象最深的是《好久没到这方来》。这首歌在编曲上富于变化,和声部分也处理得十分生动,既贴近生活,又充满互动感,非常利于大众欣赏与传唱。

记者:李杰老师团队深入陕南采风后完成了这张专辑,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实践。您如何看待采风对于民族音乐创新的重要性?对于后续想要挖掘地域音乐资源的创作者,您有哪些具体的建议,帮助他们既读懂传统,又做出符合当代审美的作品?

兰天洋:采风对音乐创作而言至关重要,这一点李杰老师做得尤为出色。昨天我在哈萨克斯坦担任一场比赛的评委,还向其他评委推荐了李杰老师的作品,大家都感到十分惊喜。我经常转发他的音乐,他不是在做追逐流量,而是在做千秋万代的事业,他是一位真正的音乐家。

我和李杰老师一样,信奉“泥土的音乐”。要把地域特色鲜明的音乐传播出去,就需要让人耳目一新,而这离不开深厚的创作功底与艺术积累。

行走世界讲学的经历让我深知,中国民族音乐的多样性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首屈一指。举个例子,我是河南人,仅豫北地区就有众多小剧种,它们的发音方式与音律感觉各不相同。所以我希望,年轻创作者和知名作曲家们不要闭门造车,要“走下去、沉进去”。应当深入到中国的最基层,到各个民族生活、生长的地方。从中国的民族音乐里汲取养分,到大好河山里去为作品寻找新元素和灵感,有所作为。

记者:“陕南回响”不仅是可复制的,更是我们希望标准化推广的一条符合国家战略的非遗活化新路径。它成功验证了“政府支持、专业运营、科技赋能、市场接轨”模式的有效性。未来,我们将以“陕南回响”为蓝本,积极寻求与更多拥有独特民族音乐资源的地地区合作,无论是西南的侗族大歌,还是雪域高原的藏族山歌……希望携手各方,共同绘制一幅丰富多彩的“中国民族音乐新声版图”,构建一个百花齐放的中国生态音乐体系。

赵紫晴:李杰老师的执着,根植于他深刻的文化自觉与使命担当。他坚信,民族音乐是文化自信中最能动人心魄的根基。他常怀一种紧迫感,认为“如果我不做,就可能没人这样去做了”,并希望能带动更多人投身于此。在“陕南回响”项目中,他为打磨一个节奏、捕捉一缕越岭近泥土的原始声音,可以不辞辛劳,翻山越岭到镇村的深山里去采风,反复切割、斟酌编曲的细节。在追求速成的AI时代,他用的是最耗心力的“笨功夫”,只为了确保作品的根脉正、底气足。这种对艺术的敬畏与对文化的责任感,展现了一位音乐大家的非凡功力与社会担当。

记者:“陕南回响”是“家园计划”与地方政府合作的一个典型案例。这个模式是否具有可复制性?未来,“家园计划”是否会以此为契机,与更多拥有丰富民族音乐资源的地区展开类似合作,绘制一幅更宏伟的“中国民族音乐新声版图”?

赵紫晴:“安康模式”不仅是可复制的,更是我们希望标准化推广的一条符合国家战略的非遗活化新路径。它成功验证了“政府支持、专业运营、科技赋能、市场接轨”模式的有效性。未来,我们将以“陕南回响”为蓝本,积极寻求与更多拥有独特民族音乐资源的地地区合作,无论是西南的侗族大歌,还是雪域高原的藏族山歌……希望携手各方,共同绘制一幅丰富多彩的“中国民族音乐新声版图”,构建一个百花齐放的中国生态音乐体系。

记者:与李杰老师合作多年,您认为他对于

从泥土到殿堂的陕南之声

专访中国著名流行声乐教育家兰天洋